

归档时的案卷号：

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

卷内共	份	张	保管期限
-----	---	---	------

凌河志士 碧血辽南

外寇铁蹄踏辽西，英雄人民含容欺；

国难当头安坐视，立志擎起抗日旗。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三个月后，日本侵略者吞并了辽西。爱国志士石佐卿目睹此情，牙碎臂裂，义愤填膺。随之，弃农从戎，投入旧东北军由都凡军长组建的抗日义勇军，参加了攻打锦县大凌河火车站战斗。同年二月，随杜介雨、郑经十（系石佐卿外甥）进入辽南地区，利用辽南山乡进可攻、退可守的有利地形，经过五个月的时间，组建、壮大了一支五千余人的讨日救国光复军队伍。石佐卿当时任第三团团长，后在安平北游击沟与日军茂木兵团的后勤部队的一次战斗中，不幸以身殉国，时年四十五岁，遗体被安葬在关老庙战地前。

读私塾 申明大义

石佐卿字咸纯，汉族，一九八八七年出生在辽宁省锦县谢屯乡石王屯一个小康之家，自幼勤奋好学，曾与其兄石春卿就读私塾，求知欲急切，孜孜不倦攻读，通晓礼义，懂得先治其国，后治其家的辩证道理，有忧国忧民的高尚气节。只因家庭经济破产，生活陷于窘境，未继续攻读，而停学就业于农。

石佐卿族宗排行老四，乡人称“四老爷子”，为人秉性刚直不阿，大公无私，济公好义，兄弟友爱，邻里和睦，愿为人排难解纷，深受族宗尊

重，乡里爱戴，远近村民无不景仰、钦佩。就是对那些在旧社会里沿街乞讨的人，也给予莫大关怀。凡是到他家讨饭的人，他都说一声：“你等着，我给你取去！”从来不说一个“没”字。有的讨饭人，还要在他家住上几日，临走还要给拿些粮食和粉条。

旧社会里他家开个粉房，生产出来的粉条，到义县去销售，开始有的人买了粉条要求过秤，老石头说：“我卖的粉条不用过秤，保证足分量。开始有些人不信任，经过几次过秤，每捆（十斤）都多上斤把两的，以后再也没有人张罗过秤了。

石佐卿在旧社会里就是一个周济贫困，好施舍的人，无论是屯中父老，还是外巷兄弟来，都能以诚相待，助人为乐。

抒豪情 举旗抗日

一九三一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石佐卿目睹日本侵略者野蛮行径，恨入骨髓，他说：“祖国的大好河山，不能容忍外国任意宰割和侵略，也不容外国人的欺凌和压榨。我是中国人，不能当亡国奴，不能做以待毙。他不顾亲人和乡亲的劝阻，毅然决然地走出家门，投奔旧东北军由都范军长麾下，参加了义县一家峪抗日义勇军旅长谢利亭（也叫谢朝品）队伍。

一九三二年一月，由都范军长在距大凌河甸子南四华里的凌河堡召开了军事会议，参加会议的有旅长谢朝品、团长李子龙、营长全则州，计议攻打大凌河火车站。这个火车站是通向关内外的交通要道，是历代

兵家必争之地。

由军长派遣全则州营长改扮农民装束，借一月二十一日大凌河甸子集日，混入集市，侦察日军情况。得知车站内驻守日本守备队官兵三十八人，队长是中村大尉。后由军长决定一月二十四日晚兵分三路夜袭大凌河火车站。是夜九时许，三路军迅速进入阵地，中路主攻火车站日军守备队，东路攻击守桥日军，西路设障碍阻击锦州援敌。石佐卿参加了主攻火车站任务，作战中英勇果敢，经过十小时激烈战斗，打死日军守备队长中村大尉（死后日军首脑机关为其晋升少佐），一名员工谏山。日本昭和新闻杂志题为《大凌河の血河》中记载：

“……守备队员佐佐木拿起授话器向石山车站呼救，石山车站回答说：什么敌人袭击！现在这里也有被打的危险！以后就一点声音也传不过来了。

随后，守备队长中村命令守备队紧急集合，集中二十多人守车站。站台的掩体布置一排火力——轻机枪在土堤上据守，由芹川少尉指挥，在车站后方配置轻机枪和掷弹筒应战。

义勇军的攻击越来越紧急，正好那个时间谏山进入驿舍，在前头的谏山在安装电话的附近行走的时候，一个弹丸飞来，‘噗’一声把谏山从左肩打进，‘哼’地一声就倒下了。接着一个人问：‘喂’，老兄你怎么的啦！？他没有回答，因为这个时候，把他的枪拿起来就断气了。

就这样战斗进行到第二天早晨七时左右，中队长来到西边的土堤旁，到小队长芹川跟前说：小队长疲乏了吧！我来代替你指挥。说完到土堤上

站立，在中队长旁边是翻译朝鲜人李根亨。在那一瞬间‘嗖’地一发子弹命中中队长的后头部。‘翻译！’中队长只喊一声后就死。跌倒在后边的平地上。”

经过一夜地激烈战斗，锦州日军来援，我义勇军南撤，到盘山县境城大清水沟，因不利再战，决定分散为民，以后待机行事。可是，不甘心当亡国奴的石佐卿立志不消灭侵略者誓不还的凌云壮志，又与杜界雨、郑经十同路赴辽南继续组建抗日队伍。

赴辽南 抗日救国

一九三二年二月，石佐卿心怀救国大志，对侵略者的野蛮行径十分愤慨。时有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，在东北抗日救国会授意下，组织其部下杜界雨、郑经十赴辽南组织抗日救国光复军，石佐卿决定走抗日救国道路，与其同赴辽南参加抗日。在临行前，石佐卿的哥哥石春卿老先生赠与“不畏难”诗三首：

(一)

人生定有为难事，不畏艰难畏苟安；
难事莫将难事视，经过难处变非难。

(二)

难事难为难处多，难从难里犯难过；
只不畏难难亦易，畏难人却奈难何。

(三)

难事难成难得宽，只因难事作难看；

能从难里穿难过，便是多难也不难。

“不畏难”诗三首，激励着杜界雨、郑经十和石佐卿。他们坚定了斩断侵略魔掌，还我大好河山豪情壮志，奔赴辽南。

杜界雨（辽阳尤山人）对辽南家乡地理、人情熟悉，到辽阳后，拢络了一些素怀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，攀亲结友，四处游说，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罪行，并颁发了抗日檄文。

同胞们：查倭奴侵入我东北，实为日本帝国主义之国策，蓄谋已久。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关东军乘我东北军大部进关，东北防守空虚之际，窥测时机发动“九·一八”事变，蹂躏沈城，占领东三省。日军在我国领土上横行无忌，烧杀淫虏，使无辜同胞惨遭浩劫！在危急存亡之秋，文官失节，屈辱伏敌，认贼作父；武将无能，畏敌如虎，狼狈逃窜。呜呼，堂堂华胄，乃文明古国不可侮也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界雨、经十本田野后生，焉敢与闻国政，唯念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”之大义，援举义旗誓扫倭寇，收复国土，拯救同胞于水火，特此高呼：凡热爱祖国之仁人志士，义夫节妇，响应来归，共赴国难，誓死杀敌，驱逐日寇出东北，作中华民族之光荣儿女！我中华民族必将屹立于世界之东方，其倭寇小丑何足惧哉！

讨日救国光复军司令 杜界雨

副司令 郑经十

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

号召群众奋起抗日，受到各界人士热烈欢迎。乡勇民团，绿林好汉，教师学生纷至沓来投身抗日救国。仅五个月功夫，在辽阳南部、西部、中部组建一支五千余人的抗日队伍，与日军发生八次战斗。

石佐卿任抗日救国光复军三团团长，率部四百人，曾在辽南地区与日军作战六次。三次攻打安平战，土门岭反围剿战，柳河汤阻击战和游击沟遭遇战。

石佐卿团长在干部战士中享有崇高威信，和战士打成一片，摸爬滚打率先垂范。每次作战，进攻在前，撤退在后，为官兵做出了良好榜样，大家都亲切地称他“老石头”。所以叫他“老石头”一是因为他年令大于干部战士十数令；二是郑经十的舅父，所以当面称“四舅”，背地亲切地称“老石头”。

每逢出战前，他都叮嘱小魏和小徐，枪响要紧跟他，不要远离。休息时，给讲怎样射击，怎样隐蔽。他十分讲究官兵一致。他说：“官与兵，可以异其工，不可异其遇。”一九三二年夏，讨日救国光复军驻扎四万台村，“老石头”因事去司令部见案上摆放鸡蛋果品，因藉以谕之“此物不可用，古者待兵之道无他，唯同命耳，官兵可以异其工作，不可异待遇，是以岳家军之所以固若金汤，而赤壁军之所以以少胜多，皆由此耳……。”司令闻言，执其手叹曰：“石老真大将材也！”遂下令军需处范玉丰以公款买鸡蛋若干，官兵每人一个，士兵闻之皆雀跃呼曰：“我辈有此类英明主将，何愁鬼子不灭。”

一九三二年六月十八日（农历十五日）讨日救国光复军攻打辽阳安平。

石老团担当后备，时大雨如注，给行军带来很大困难，从人向农民搞得两身雨衣，给石老和王振荣（团长）着用，石老厉声拒绝，斥责地说：“你能每人都搞到一身雨衣吗？”弃雨衣而去，贸然挺立大雨之中，无半点难色。士兵奋力守岗，无一有怨言者。

石佐卿平时注重军事训练，正象讨日救国光复军宣传部魏洪元回忆中写到：“一次我随杜司令、小官去吉洞峪石佐卿团。一进村只见农民往还，却不见各营踪影，来到团部（设老村公所院）仅见一班人留守，声言都在后山练兵。我等三人纳闷，方才从后山过来怎么不见半个人影呢？原来他们团正在练伏击，干部战士都在榛子棵里埋伏，各个满脸流汗，俯视前方，动也不动。少时，军号声响，群兵跃起，向指定地点结成纵队，各营连整理队伍，向团长报告，石团长检阅后训示：“此次训练稍有进步，但是还有‘拍’‘拍’‘拍’打蚊子声音，隐伏中不能有声响，蚊子叮咬也不能拍打……”。接着说：“军人最重要的是武功，包括动作基础和枪法，敌人武器精良，弹药充足，这是他们优越条件，我们要胜过他，就得在枪法上和各项武功动作上狠下功夫，用武功和枪法打赢他们！”

遭遇战 为国捐躯

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五日，继相家花园战斗的第二天，在这一天里与日军两次交战。讨日救国光复军侦察员老胡报告：“驻守辽阳城内日本茂木兵团的后勤部队一千多人，八十多台满载军用物资的大车，沿太子河南岸向东进犯。得悉这个情报后，杜界雨、郑经十、王振荣率一百余人，连夜出发阻击，当他们到石咀子村，正是拂晓时刻，我讨日军伏于道旁，当日

军正在通过的时候，出其不意地给以突然袭击，日军一时慌乱，四处奔跑，溃不成军。我们打了一阵，由于敌我力量对比相差悬殊，并且这天已大亮，再恋战会遭受损失，乃主动撤出。退至石咀子，对日军遭伏击后的战略做了分析，敌人经过整顿后还会继续前进。因此，决定在大安平打伏击，歼灭敌人。

为集中优势兵力，调集了讨日救国光复军马义辰部千余人，由杜界雨率队向安平出发，由于耽误了时间，日军大队已经过去，只剩二十多人和一部分大车，讨日救国光复军即将这股日军包围，激战二小时，石佐卿团长率队打前，王振荣率一部拒后，石佐卿率七十多名战士，朝近路避敌直插汤河桥树林处，杜界雨、郑经十率一部接应，实行缠送封车。

四点多钟，敌车马刚过汤河桥，杜部堵住桥口，敌军进入包围圈，顽强抵抗，且战且走，一直拼到游击沟，在游击沟展开了猛烈战斗。

当敌人走进讨日救国光复军的伏击区，刹时枪声大作，打得敌人晕头转向，往后溃逃，适逢王振荣部兜尾阻击，一骑马军官勒令部下顽抗，被王振荣一枪撂于马下（这军官便是大行李，茂木兵团在大行李死处竖石碑，碑文：大佐大行李殉难处，下款是茂木兵团长茂木之谦）敌人进退无路，用数挺轻机枪倾泻而来，拟冲开一条血路逃窜，小官大怒，拽响十数枚手榴弹连续飞出，炸得敌人睁不开眼，顿时敛迹。小官一纵上前，炸哑机枪数挺，不料飞来一弹，小官仆倒，石团长连叫数声不允，急令人营救，这时敌人机枪复响，数人营救小官未成，石团长令机枪掩护，不顾一切飞出战壕，抱起小官刚一扭身，中弹倒地，待王振荣等人把敌

人击退来看石团长和小官时，二人双双停止呼吸。干部、战士在石团长遗体旁哽咽不停，为失去这位好团长、好兄长而痛泣失声。

战友们擦干了泪水，将石团长复仇的双眸轻轻的合上，擦去身上血迹，移动了那只压在胸前还攥着一把辽南山乡泥土的右手，理平了衣襟，将遗体遗放在平地上，杜界雨、郑经十、王振荣见失去一位主将只是痛哭流涕，泣不成声。在朦胧的夜色中，将烈士遗体分别装殓两口棺材里，安葬在关老爷庙前阵地上。

农历八月十九日，应讨日救国光复军干部战士要求，在石厂峪西山为石佐卿和小官召开追悼会，宣读了祭文：

“奇人生而为英，死而为灵；夫我将士气贯长虹，忠心亘千古。若老英雄石佐卿，小豪杰官××，素怀大志，恒以拯救中华为己任，驰骋疆场，曾为祖国献头颅；生前英绩不泯，死后亦荣列青标。再若我生马战士，皆系中华优秀儿女，舍身家，洒热血，存志洗净山河，一意除民水火；惜夫树未静而风已息，志未酬而身先死；凶风恨雨都成追悼之泪，惨雾悲云难写我士之仇！但大丈夫为民族死已得其所，大志尚未成已饮贼人之血，望团长宜安泉下，勿为精卫之悲，我等哀悼致祭挥泪不尽！”

读毕祭文，士兵燃起了复仇烈火，誓杀侵略军给团长报仇声怒冲霄汉。

中共锦县委党史办撰写人刘靖炎

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九日

